

藝海流金

Culture and Arts

「藝海流金」走近敦煌「嘉賓與樊錦詩在敦煌九層樓前合照

本報攝



一路上大家期待已久的節目，這天清早終於成爲現實。當大夥兒到達莫高窟時，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親自迎接，並與全體人員大合照。

特窟較少對外開放

以前樊錦詩常來香港，講解敦煌石窟的最新發展，這回看她在九層樓前說話，感覺其樸素的氣質，與久歷風霜的莫高窟，特別水乳交融。

樊錦詩稱香港是現代中國的門戶，敦煌是漢唐絲路之要點，絲路文化產生於印度佛教興起，莫高窟開窟時佛教興盛，石窟內的壁畫多達四萬五千平方米，彩塑有二千多座，直至明代修建嘉峪關，洞主走了，才轉清冷。敦煌研究院在風沙中堅持至今，樊錦詩坦言幾代人生存的條件差，但獲得不少香港同胞的幫助，所以到香港也如回家，饒宗頤等香港學者與名人成立的香港敦煌之友，在修復保護、數碼記錄上作出不少支持。她請「藝海流金」的朋友向香港同胞轉達謝意，也希望更多香港同胞來敦煌。

敦：大也，煌：盛也。莫高窟，寓意功德莫高於此，對望三危山，傳說中生出佛光。莫高窟的壁畫長度加起來有二十五公里，全程參觀要走超過兩小時，公元366年開始開鑿，橫跨一千六百多年，共有七百三十五個洞窟，其中四百九十二個爲藝術性，其餘爲生活性，不對外開放。所有藝術性洞窟口，都安裝了鋁合金門，門外有守衛員站崗，鎖匙必須由講解員掌握。「藝海流金」嘉賓們有機會觀賞的，大部分都是較少對外開放的特窟，整個莫高窟，只有十三個特窟。

每個洞窟內，四周都是黑壓壓的，待講解員以手電筒照射，才看到壁畫或彩塑，手電筒之光，就如電影鏡頭的移動，映出神奇又妙曼的藝術世界。

壁畫與雕塑令人讚嘆

一千二百年前的中唐時期，已有在此「涅槃」的卧佛（第158窟）。手電筒照亮了卧佛的頭部，嘴角一抹笑容，是大慈，由腳部看去，嘴角略呈下彎，是大悲。腳部的肌肉、衣褶，古希臘雕塑線條與透視，可見中國人對寫實，非不能也，乃不爲也。開鑿佛龕，是先將山體鏤空，再以石胎泥塑佛像。周遭的壁畫，描繪的滿是因陀涅槃而哀號慟哭的人與菩薩，包括了帝王與平民，還有少數民族，相比之下，更覺佛陀的寧謐安詳。

伸手不見五指的洞窟，古人怎樣創作出如此精細的工藝？講解員解釋說，莫高窟的洞窟白天都有日光照射，光線不錯，若是陰天，可點青油燈。只是後來爲防泥沙流，把洞口延長加建，光便不容易透進洞內。

終於見到聞名已久的反彈琵琶仙女（第112窟），但見她邊彈邊轉，動感十足。壁畫中還看到不少特別的樂器，如五弦琵琶，現已失傳。久負盛名的還有九色鹿（第257窟），牆上除了原裝作品之外，還展示了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



▲莫高窟洞窟之前已加建了過道 本報攝

常書鴻的臨摹版。佛祖本生經故事中的九色鹿，在新疆印度的壁畫裡大都跪面向國王，但敦煌所畫的鹿，卻是正義地站立着，特別神氣。同一洞窟天花的藻井，繪有美麗的飛天，馬諦斯的作品《藍色裸女》，到底是取得靈感，抑或異曲同工？皆創意飛揚。

不是說「色即是空」嗎？唐代佛教造像中，菩薩（第45窟）的色，服裝摺縐着金箔；相，身段呈「S」型，還不是人類把美好形象的期盼，轉嫁到偶像身上？

敦煌的壁畫與雕塑，令藝術家們讚嘆不已。畫家廖井梅過往多接觸西方視覺藝術，這回她見識到中國文化的精華，又遇到出色的講解員，希望回港後好好學習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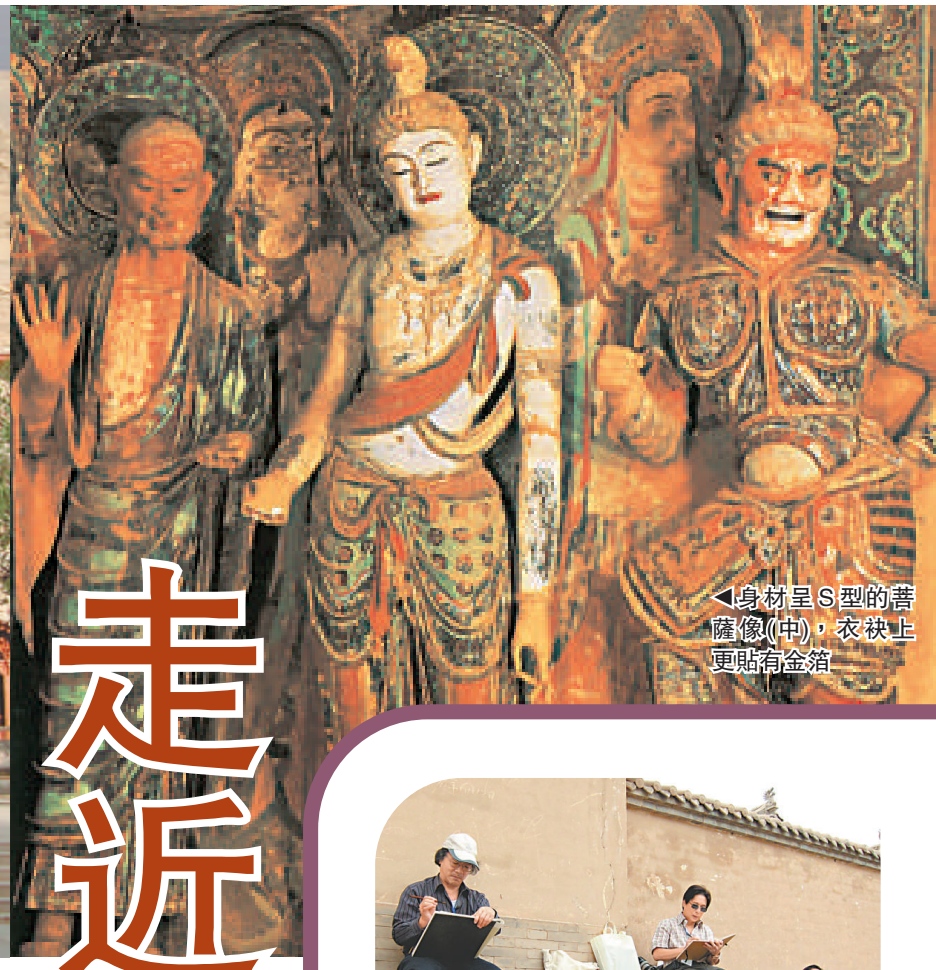
觀賞唐代雕塑時，講解員請嘉賓們半跪着看菩薩的身形，更美。雕刻家朱達誠索性撲通地兩條腿都跪了下去，這是對極美的感動與膜拜。「親臨現場看一千多年前的雕像，對形體解剖、線條研究非常有好處。慚愧，我長時間埋頭雕塑，日後回去也拿起畫筆多畫線條。」

攝影家吳連城感慨，祖先留下這麼好的東西，作爲中國人值得驕傲。香港年輕人見識少，來這裡即使短時間也能激動。

本報記者 洪捷文、圖



▲中唐時的「涅槃像」，不同角度觀之，佛會有不同的表情



▲身材呈S型的菩薩像(中)，衣袂上更貼有金箔

走近

敦煌

看特窟



▲林鳴崗(左起)、司徒乃鍾與陳繼春「速寫三劍客」在嘉峪關城樓前寫生 本報攝

「三劍客」畫筆不離手

不管時間有多緊迫，條件有多艱難，嘉峪關的城牆邊，陽關的長廊外，鳴沙山的曠日下，「藝海流金——走近敦煌」的嘉賓，都會見到三位畫家忙於速寫的身影。

這「速寫三劍客」就是香港油畫家林鳴崗、水墨畫家司徒乃鍾及澳門畫家陳繼春，他們每到一處景點，都帶備輕便的畫具，找個能捕捉美景精華的據點，無論大夥兒拍照拍得多興奮，遊玩得多熱烈，他們都不爲所動，快觀正地畫下即時印象。

林鳴崗說，儘管科技進步，現代相機拍攝效果極佳，怎也比不上用筆觸線條，既可任意取喜歡的部分，又能準確地勾勒輪廓與透視，最重要是把當時視覺最感衝擊的印象定格下來，回去創作便會記憶猶新。難怪車一到「長城第一墩」，嘉賓們都在石碑前拍張到此一遊照，陳繼春已直往那破敗的墩土前奔去，就站在那兒一直畫到集合時間。

「老師們，請上車啦！回去的時間到了！」每次工作人員請大家集合，總是「速寫三劍客」留至最後，才依依不捨收拾畫具離開。

終於，到遊覽鳴沙山、月牙泉那天，「三劍客」早早跟導遊說好，集合時不用催趕了，他們要留下畫個夠。結果陳繼春畫滿了一本長長的冊頁，司徒乃鍾從不同角度畫了好多的鳴沙山、月牙泉，林鳴崗也滿載而歸。

回酒店時，「三劍客」找不到出租車，只好乘公共汽車，這樣反省省下不少交通費。相信，這次旅程，他們的收穫最豐富，期待他們此後的新作更精彩。



▲林鳴崗(左)與陳繼春在烈日下的鳴沙山寫生 本報攝



孫建東畫孔雀情景交融

【本報訊】記者張帆上海報導：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知青，四十多年前到雲南西雙版納插隊，從此落戶當地，並將雲南特有的孔雀畫發揚光大。這就是著名畫家孫建東的真實故事。近日，孫建東帶著他的作品首次到上海辦展。展覽正在上海美術館舉行，展期至八月十九日。

孫建東現任雲南省美協副主席、雲南藝術學院教授，是中國孔雀畫派代表人物袁曉岑的入室弟子。袁曉岑筆下的孔雀讓人驚艷，他開創的寫意孔雀畫派，成爲了中國花鳥畫壇的一座豐碑。而孫建東緊隨袁曉岑之後，在孔雀題材的創作中取得卓越成就。

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劉大爲認爲：孫建東的筆下，花卉翎毛、走獸魚蟲總以一種恣意流暢的筆墨、鮮亮明麗的色彩、鮮活逼真的神態、生機勃勃的意境示人，這與他對於自然的熱愛和熟悉密不可分。經過對大自然細緻的觀察體悟、心領神會之後，他將筆墨意趣、現代意味從容不迫地融入自己的創作，讓人在一花一鳥之間，觸摸到一種清麗流暢、和諧感人的南國風韻，找不到一片愛意濃濃的生命溫情與多姿多彩的生命光亮。

孫建東的孔雀畫情景交融，神形兼備，濃烈華貴、大氣開闊，雅俗共賞，自成一格，表現出一種時代「大花鳥」的個性意識，洋溢着一種中國繪畫的時代風格和民族氣派。這是畫家經過長期的參悟與苦練而成，絕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
遊荔枝窩體驗客家文化



▲客家文化體驗團團友在荔枝窩村關帝廟前大合照

-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
- 翰萌桃李主辦的英語音樂劇《Treasure Island》，晚上八時在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演出。
 - 「曉舞蹈」主辦的「季節拍」晚上七時三十分在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演出。
 - 香港戲劇協會主辦的「戲劇匯演2012」總決賽，晚上七時三十分在上環文娛中心舉行。
 - 夏季畫展「花枝招展」正在銅鑼灣開平道一號方園藝廊展出，展期至九月一日。
 - 豐子愷畫展「人間情味」現在香港藝術館展出，展期至十月七日。
 - 「南國瓷珍——廣東潮州窖瓷器精華」正在中大文物館展出，展期至明年二月十二日。

【本報訊】記者洪捷報道：也許，如果交通方便，這裡不會綠樹成蔭；不是重視傳統，這裡不會保存至今。上周末（八月十一日），一群客家人大清早、冒着雨，尋訪這座隱世客家村——荔枝窩。

四面環山安樂窩

「荔枝窩及吉澳客家文化體驗團」由香港梅州聯會舉辦，會長余鵬春不僅親自率團，更幫忙把礦泉水搬上船。他與記者分享道，香港的客家人近三百萬，但不少欠缺對客家文化的認識。「兩年前，舉行了客家文化節，大家對客家文化更有興趣了解。荔枝窩村有很多人未到過，在暑假期間，希望小朋友也跟着家長去參觀，對客家文化有進一步認識。」

位於沙頭角禁區的荔枝窩村，若由陸路進入須辦禁區紙，但由馬料水碼頭乘船，省卻辦理手續，但現時並無固定船期，梅州聯會包船前往的。

約一小時的航程，天色轉晴，遠處望向海上青山，圓潤的山長滿絨毛般的綠樹，船停靠在弧型港灣，卻並未見任何村莊。要步行幾分鐘，才望見遠處人家。

荔枝窩村四面環山，在山的凹陷處建立安樂窩，村代表黃偉基是村長的兒子，他歡迎團友時說：「最早村內長有五棵荔枝樹，四面環山，這是客家村落的典型特色，因此稱荔枝窩村。這裡最早的一座山墳墓碑上寫着一六四二年，但相信之前已有人居住。」

打醮每十年一次

村口的關帝廟旁，有一間小學，但現時已經關閉。團友們進村參觀，但見十室九空，只有幾位老婆婆老公公留守。黃偉基說：這裡大約一百六十戶人，移居海外者佔大多數，約二千多千人，連黃偉基也不例外，這次剛巧於暑假由英國回村。不過，村民懷着傳統觀念，祖屋保持着，不會出售，每十年一次舉行打醮活動，所有村民回村參與，下次是二〇二〇年。

村民會囑咐帶團友們到村後的「風水林」參觀，他笑言，當中不少樹都是他小時候栽種。其中一棵參



▲荔枝窩村四面環山，被綠色植物包圍着 本報攝



無敵海景 出了荔枝窩村可望向 本報攝

天大樹，樹幹穿了個大洞，他坦白交代：「是我弄的，小時候這裡好多蜜蜂，我被刺到了，便索性放火燒樹洞，幸好村民救熄了。我因此內疚了一星期不敢出家门。」

這裡有又粗又大的樟樹，又密又高的竹樹，稀有品種的銀葉樹，誘人卻有毒的海芒果，甚至是被炒至高價的沉香，但最多的卻是桔樹。黃偉基說：「過年時再來吧，到時候有好多柑仔吃。」不過，荔枝窩村已絕跡。眼尖團友們竟找到一棵番石榴，隨即樹上摘，品嚐有機清鮮味道。

相比荔枝窩村的養在深閨人未識，隔海相望的吉澳則熱鬧多了，未到這座島遠處已見魚排處處。一上岸，大家被客家茶葉的香茅味，蝦米紫菜的鹽香味吸引，紛紛搶購。吉澳祖先自明末來到此處，上世紀五十年代有四千多人聚居，現只剩二百戶人。最著名的古蹟是一座天后宮，於乾隆二十八年建成，當時一座古鐘上，清晰可見乾隆二十八年刻印。屋脊上的石灣陶公仔非常漂亮精緻。

也許一天的旅程未必讓團友全然了解客家文化，但大家對客家的生活，有了更多認識，對客家歷史與傳統產生好奇心，將來對客家文化會有更多探索。